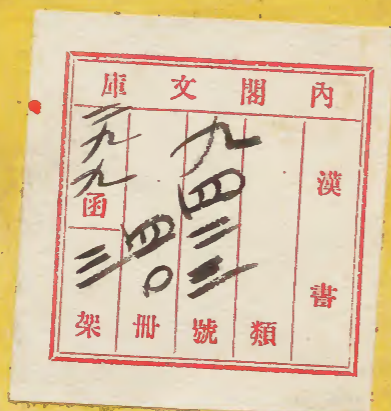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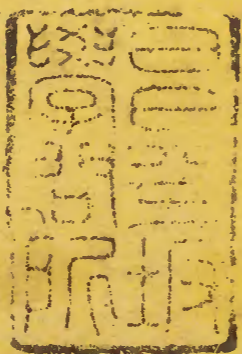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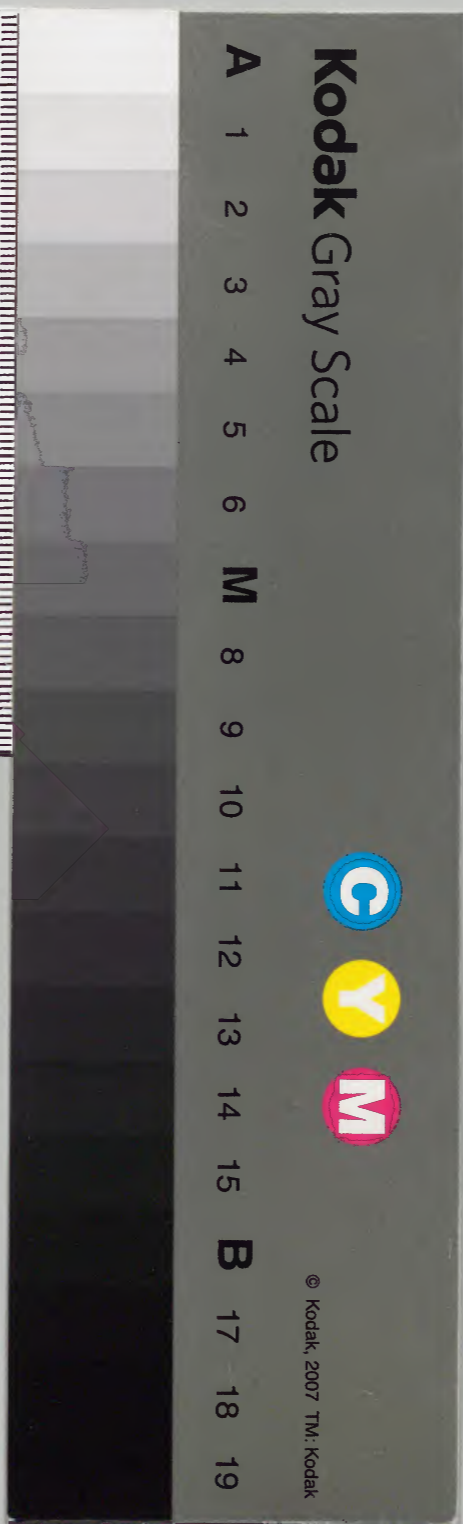


真西山讀書記

卷十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3
冊數	40 (10)
函號	299 11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十

夫禮義之謂也
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瀋陽市圖書館

非此仲虺稱湯之詞曰姑其毒報以斷義而昏于闇文
記冠儀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
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
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
後禮義立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當行雖其困
朱子曰察理不精則有三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

言言言
理因時而制宜豈爲是哉。南軒曰非禮之禮非義
之義謂其事雖本是禮義而施之不當一過其則則
爲非禮義矣。故程子曰恭本爲禮過於恭是非禮之
節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於與是非義之義矣。推是類
容可見矣。蓋禮義本於天而著於人心各有其則而不
可過。乃天下之公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以己意
加之則是私情而已。故其事雖以禮義而君子謂之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西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見前仁義篇

張子曰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
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於天
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
非也。當合內外之道。語大舜文選到齋序并人卷第
如文靜右兼言禮義。蘇軾限曰天垂音德味階六卦
林其禮樂。歐陽文正公集卷之九以爲齋序。蘇軾
周禮夫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
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新以中斷。胡文以此章計。鄭氏曰
子鄭氏曰禮所以節正民之侈僞使其行得中。鄭司農
云五禮謂吉凶賓軍嘉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

心應和也司農云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
夫武曰凱歌以商五五之於國其音中漉同樂
夫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
和樂防之其以五音而為六樂而為六樂也
按此義在周禮最為難通者也先氏以陰德為男
女之情既未適當而康成則曰天產者動物謂六性
非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
之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
而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
乘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

陰陽平性情和而能育其類後鄭之說如此正義從
之亦未見其必然更詳之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
致百物

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
化生其種曰產○正義曰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
之產共為一以事鬼神為二諧萬民為三以致百物
為四知化產為一者以其化與產氣類相似故為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朱子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

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
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
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
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
蓋欲損過以就中也○孔子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
是從周若達而在上須更損益○南軒曰文勝而過
質則於禮樂之實反有害故聖人思反本而有從先
進之言程子曰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

過之義也或曰然則從周之說奈何蓋文莫備於周
大體固當從周而其末流文勝之弊則不可以不
正地從先進與從周各有義耳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朱子曰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
則為樂禮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
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
多少義理天亦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不
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
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

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
無之學者須要識得○黃氏曰程子朱子曰言樂則
同主於和至於言禮則朱子主於敬程子主於序二
說不同何也曰不但敬與序之不同雖信和則同而
所以為和亦不同也集註之敬與和莊子說節言地
程子之序與和主事理而言也然有人心之敬與和
則見於事理者始有序而和矣
記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
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誠也惇恭敬而
溫文

正義曰樂是喜樂之事喜樂從內而生和諧性情故
人云所以修內也禮是恭敬之事恭敬是正其容體故
云所以修外也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由外從
外而入中是中之與外皆有禮樂故云禮樂交錯於
中發形於外也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
平好惡而及人道之正也

上文云樂之隆非極者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
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

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知有遺味者矣云云○
正義曰以玄酒腥魚大羹非極口腹也以朱茲䟽越
平非極耳目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
理滅矣

鄭氏曰理猶性也
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
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脇弱衆者暴寡知者詐

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
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
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
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
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
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樂鄭氏曰欲其

然○正義曰樂主和統同禮

主序辨異又恒相須也勝猶過也若樂過和同而無
禮則尊卑混一而鮮區別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

屬離析而無復骨肉之愛唯須禮樂兼有所以為美
故語云禮之用和為貴是也

樂由中出

然。五音曰樂主味歸同

鄭氏曰和在心也

禮自外作

敬在貌也

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文猶動也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

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聖人備五音以

如鄭氏曰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

和故百物不失

不失其性

節故祀天祭地

成物有功報焉

明則有禮樂

教人者也

幽則有鬼神

助天地成物者也正義曰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

言言言
卷之十一
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與天地同和也天地
之形各有高下大小為限節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
地相似是與天地同節也易上繫曰精氣為物遊魂
則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註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
九六遊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之神物生所信
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詳見後
卷○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程子曰鬼神只是
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
風雨是也○問云云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
只是屈伸之理禮樂鬼神一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

樂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
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
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訟也
樂訟猶因述也○正義曰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
聖是合敬也玄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也樂
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是同以
其致治情同故明王所以相因述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
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
還禘襲禮之文也

鄭氏曰綴謂鄼舞者之位兆其外營域也正義曰綴
樂者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周謂行禮周曲回旋也褻謂
姑袒上衣而露褻也襲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
不盛者尚文故褻玉祔以時因故也謂七八遊魂謂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
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禮變屢合變亦樂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
故羣物皆別音也鄭氏曰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故專合變者樂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是風舞一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

所言法天地也○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
意禮以地制如田地不可移易音也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
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者調暢陰陽是天地之和也
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也樂主於陽是法天而作禮
主於陰是法地而制禮也○五音曰備倫云云音樂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
音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音與樂同音與樂同
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中質猶本地也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
山川鬼神此所與民同也
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正義曰論倫云云者樂
主和同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是樂之情也言樂之本
情欲使倫等和同無相損害也欣愛云云者賀瑒曰
八音宜諧使物歡欣此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
害故為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也中心云
云者謂內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莊敬云
云者外貌莊敬恭慎是禮之節制也

所安皆樂故可以為樂此禮樂之本也

劉向請與辟雍胡氏論之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
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
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為禮
樂云云彼庠序之群處雅頌之聲音揖讓之威儀特
其具耳無本而有其具則舉此教人祇益趣於虛偽
之域不若不行之愈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
近於禮

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天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鬼神

謂先聖先賢

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

天地之事各得其宜○天高地下不同故人倫尊卑

有異其間萬物各散殊塗禮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

之法制行矣天地萬物流動不息合會齊同而變化

同者也樂者調和氣性合德化育是樂興也樂主和同

故云興禮主異故云行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

於樂義主斷割禮為節限故義近於禮○或問天高

地下二段朱子因歎此數句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

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左傳子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

經地之義民之行云云只是說得麓文意不溜亮不

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只是說人做這箇去合天之

度數如云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

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

在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愚按易曰上天下澤履君

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禮之制因乎自然之序也又
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
考此樂之作因乎自然之和也天高而居上地卑而
居下生物萬類有大有小分散而差殊聖人因之制
爲之禮君父在上臣子在下卽天高地下之象昆弟
夫婦師友賓主下及於輿臺皂隸等級分明不相混
亂卽萬物散殊之象此禮制之所自行也陰陽五行
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相摩相盪若雷霆
之鼓動風雨之散潤道氣和合故能化生而不窮聖
人因之作爲之樂有五聲有十二律角徵陽也宮羽

陰也六律陽也六呂陰也混合無間而樂成焉故能
與天地之和相應此樂之所由興也知乎此然後識
禮樂之原矣春作夏長氣之伸也陽之屬也秋歛冬
藏氣之屈也陰之屬也樂本陽主乎流動故曰敦和
畜率神而從天禮本陰主乎凝定故曰別宜居鬼而從
地所謂鬼神者屈伸而已註疏以聖人賢入之神主
之恐非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
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鄭氏曰卑高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
靜陰陽用事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
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
短也象光輝也形體貌也

地氣止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
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
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齊讀爲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
物化生也。正義曰地氣上躋者齊升也謂地氣上
升天天氣下降者謂降下與地氣交合陰陽相摩者

對摩謂迫切天地相蕩者蕩動也言天地之氣相感動
鼓之以雷霆者雖以氣生而物未發故用雷霆以鼓
動之奮之以風雨者萬物得風雨奮迅而出也動之
以四時者言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
著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照之自鼓之以雷霆至煖
之以日月皆以天地相蕩細別言之耳。朱子嘗舉
樂此章再三嘆息愚按此章蓋詳析前章之旨自天尊
地卑至貴賤位矣是言天高地下之義也自動靜有
常至在地成形是言萬物散殊之義也地氣上躋至
百化興焉是言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義也合二章

而觀其理煥然矣動靜言物之性有動者有靜者方以類聚猶燥濕之異趨物以羣分猶飛走之殊類凡皆為散殊而言註疏之說恐非不之詳也自禮居成物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此章蓋指禮而言禮之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又焉以未禮樂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又自禮居成物此章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又自禮居成物此章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又自禮居成物此章間謂百物也又自禮居成物此章故聖人曰禮樂云

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爾正義曰此一節盛說禮樂之大樂象於天為生物之始著猶處也是樂處大始禮法於地言禮以稟天氣以成於物故曰禮居成物著謂顯著言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故乾象曰天行健顯著養物不移動者地也故坤象曰安貞吉言樂法於天動而不息禮象於地靜而不動也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者動者或一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靜者或一物安伏而止靜感地之陰氣也天地之間也者言此一動一靜在天地之間所有百物也。愚按



此章亦推廣前章之旨樂著大始禮居成物註疏得
之但理以稟六氣以成於物一句辭義不明似有舛
誤當云禮法於地地稟天之氣以成物故云禮居成
物樂著大始註訓著爲處著不息云云則訓著爲明
白愚謂三著字皆當訓處而音同著尊之著著之爲
言處也蓋處乎上而不息者天也處乎下而不動者
地也此天地之定體前章所謂天地之序也而陰陽
二氣一動一靜循環於兩間者此天地之妙用前章
所謂天地之和是也蓋必有自然之序然後有自然
之和故聖人曰禮樂云而不曰樂禮周子所謂禮先

而樂後程子所謂無序則不和皆此意也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也禍
鄭氏曰以穀食犬豕爲豢爲作也言豢豕爲酒本以
立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
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
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
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
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
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也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朱子曰易直子諒韓詩作易直慈良爲是○又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真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也○或問鄙詐易慢非心之本然也今日鄙詐之心易慢之心何邪愚謂中心不和不樂則鄙詐入而爲

樂之主外貌不莊不敬則易慢入而爲之主既爲主乎

內非心而何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鄭氏曰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

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反

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報讀爲褒褒猶進也

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也

程子曰禮樂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朱子曰禮

如凡事儉約如收斂恭敬便是減須當着力向前去

做便是進故以進為文樂如歌詠和樂便是盈須當
 有箇節制和而不流便是反故以反為文禮減而却
 進前去樂盈而却反退來便是得性情之正。禮以
 謙遜退貶為尚故主減然非人情之所樂故須勉強
 做將去方得樂以發揚蹈厲為尚故主盈然樂只管
 克滿而不反則又不可故須反方得。主減者當進
 樂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
 鄭氏曰樂出而不反禮有往來
 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也始

自由也。正義曰樂也者云云言作樂之時象庶皆
 聽之而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禮也者云云禮
 尚往來受人禮事必當報之也樂樂其云云言王者正
 樂樂其已之所由生若武王民樂其武德武王由
 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為樂名以受施處立名無報
 反之義也而禮反云云言王者制禮必追反其所由
 始祖君周由后稷為始祖即追祭后稷報其王業之
 樂出是禮有報也樂章德云云者樂但施恩不望其報
 是樂章明其盛德也禮者報也言行禮者他人有恩
 於已已則報有情但先祖既為始於子孫則反報其

初始以人意言之則謂之報情以父祖子孫言之則
 謂之反始其實一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
 統同禮辨異
 鄭氏曰同同和合也異異尊卑也
 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管猶包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領天地
 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疑是精粗之體領
 父子君臣之節

領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謂萬物
 大小也領猶理治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為昭焉
 言天地將為之昭明也○正義曰樂也者云云樂出
 於心聽之則歡悅是情之不可變也禮也者云云禮
 見於貌行之則恭敬理事也言事之不可改易也樂
 出於心故曰情禮在於貌故云理樂統同云云統領
 也言樂主相親是主領其同禮殊別貴賤是分別其
 異也禮樂所說義理包管於人情也窮本云云者樂
 本出於人心心哀則衷心樂則樂是可以窮原極本

也若心惡不可變惡爲善是知變也著誠云云者誠謂誠信也僞謂虛詐也言顯著誠信退去虛僞是禮之常也若人內心虛詐則外貌敖狠唯禮知之故云也傾猶依象也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傾依地之情也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傾依天之情也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云也降興云云者興猶出也禮樂原與天地相合用之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是謂降上而及下也凝猶成也是謂正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言禮樂之所成就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也領猶理治也言禮樂理治君子君臣之限節而樂主

於和聽之則上下相親禮定貴賤長幼是禮能領父

子子君臣也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及於禮云云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佞佞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鄭氏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言失禮無以爲衆倡如

無以合和象夫容無節也言夫容無以合和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
焉苟知此矣雖在猷齧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
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
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
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
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
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
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鄭氏曰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

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聖人已者是
聖人也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
堂下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
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
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鷺及雍金作示情也賓主人
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內明象人情也示德相示以德
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相示以事武象武王之
事也○正義曰四者謂賓初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
堂主人獻賓賓飲訖而樂闋是一也賓酢主人金奏
作主人飲畢而樂闋是二也至工入升堂歌清廟是

三也歌畢堂下管象武是四也行中規至徹以振羽
是大饗四禮之外加此五事總爲九也。○按雖在獻
肱之中事之聖人已鄭氏云事之謂立置於位聖人
已者是聖人也正義推說謂苟能知此四事雖在獻
肱衆人奉之立置於位戴以爲君本旨恐不如此近
世慈湖楊氏有閒居解此一節云獻肱之中無兩君
相見之禮也而卽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
而卽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
舞未嘗不日奏於其前而昧者不知也又曰學道者
率以言而離默而近此兩君相見之禮不親相與言

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禮樂卽吾之言也內外一物動
靜一體離物我裂語默判本末者不足以語此也楊
氏之說頗有意味姑附此以俟講論。○君子知仁鄭
氏曰知禮樂所存愚謂兩君相見禮樂並興敬而文
和而節於此可以知其禮樂之妙故曰知仁焉蓋禮
樂之中有仁而仁不在禮樂之外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汝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
措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備几筵升降酌
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
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

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鄭氏曰原猶本也橫克也敗謂禍災
敢問何謂五至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日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敢問何謂三

無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敢問何詩近之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

喪鄭氏曰詩讀其為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人
 君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則安樂之此非有鐘鼓之
 聲也逮逮安和之貌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
 庶徇之此非有升降揖遜之禮也救之則卹之言君於
 民有喪有以賜卹之則民儆之此非有衰經之服五
 起謂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正義
 曰此五節從輕漸至於重無不樂床去不致無樂
 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凡百先禮後樂無禮則樂不
 立朱子曰禮陰也樂陽也禮無偏之樂則不和樂不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
 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
 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
 於慢者○朱子曰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
 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
 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
 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
 致堂胡氏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為禮所安皆樂故
 可以為樂此禮樂之本也
 劉向請興辟雍胡氏論之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

言言言
卷之一
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
仁之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爲禮
樂云云彼序序之羣起雅頌之聲音揖遜之威儀特
其具耳無本而有其具則舉此數人益趣于虛偽之
域不若不行之愈也
然則智禮未若曰
易大傳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
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朱子曰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
而業廣○知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却自近
起○知崇是智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知識
高便是象天行切實便是法地大學所說格物致知
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修身是禮卑之事○地
至卑無物不載所謂德言盛禮言卑是要極卑故無
物事無箇禮雖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謹惟恐失之
這便是禮卑處曲禮曰毋不敬自上東階先左足上
西階先右足羹之有菜者用挾無菜者不用挾正謂
此也○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才

言言言
卷之十一
有些子不到處這業便是有欠闕便不廣了地雖極
卑無有欠闕故廣○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着實
知既已明須是放低着實做去顏子以能問於不能
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
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
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是強辨取勝之
心乎○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
義之門○成性與成之者性只些子不同成之者性
便從上說來言成這個物成性是說已成底性如成
德成說相似○成性如言明德如表德相似○成性

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自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
便存存○成性不會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橫渠
言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其言成性猶言踐形性說
不是性是已然已成之性豈待習而後成邪此說與
孔子之意不相似

右兼言智禮

智聖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
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

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
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愚謂孔
孟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
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
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有任底
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
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
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

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
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
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
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知者知之所
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
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
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
訕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
其聲俟其旣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

以終之三者之間脉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倪寬云惟夫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蓋樂言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中其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仁孝之義見也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知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

夫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右兼言智聖

禮義信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朱子曰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情實也敬服用情蓋皆

以其類而應○南軒曰小人云者爲其所見者小人
之事耳夫上之所好下之所從也上好禮則篤於恭
讓故民視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義則動而得宜故
民心爲之厭服焉上好信則誠意所孚故民亦用其
情而無敢欺焉感應之機固不遠也蓋好德者人之
公心視遲之欲下從農圃之事以得民者其亦遠矣

右兼言禮義信

信禮義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
失其親亦可宗也

朱子曰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
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
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耻辱矣所依
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
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
仍苟且其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矣○或問約信
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何也曰人之約信因欲其言
必可踐也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焉則所言將有不
可踐者矣以爲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爲
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可也若約

信之始而必求其近於義焉則其言無不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或曰然則葉公所謂復言非信者何耶曰此特爲人之不顧義理輕言而必復者發以開其自新之路耳若信之名則正以其復言而得之也今不登其言不近義之差於前而責其必復其言之失於後顧與信之所以得名者而亂之則是矯枉過其真矣或者乃引之以釋此句以爲信不近義則言有不可復者是乃使人不度於義而輕發其言以開誕謾欺僞之萌其弊且將無所不至非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旨也曰爲恭而申節則能遠耻辱何也曰致

敬於人固欲其遠於耻辱然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以自取耻辱惟致恭而必求其近於禮焉則其可遠耻辱也必矣或曰先儒又有以爲恭而近禮然後君子行之以遠耻辱若非禮之恭則寧身被困辱而不爲也其說何如曰此其意善矣然亦非有子之意也有子之意本爲謹其言行以防後患於未然之前所謂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做者也豈使人不戒於初而徐計之於已然之後崎嶇反側如或者之言也哉曰因不失其所親則爲可宗何也曰此章前有孝弟謹信而親仁之說厚重忠信而友勝

已之說後又有不求安飽敏行謹言而就正有道之說其與此章之意亦相表裏也因猶依也宗主也言人欲有所依必度其人之賢而後依之則在我不失其所親而彼亦可以爲宗主矣○問云云曰須是合下要約時便審令近義○要去致敬那人合當拜却長揖則爲不及於禮禮數不及人必怒之豈不爲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拜他便是過於禮禮數過當被人不答豈不可耻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亦可以宗而主之一般人來薦我合下須知得那人如何便當謹所擇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之將來必生出

悔吝○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是所因失其所當親者也○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人下來不可宗主則今日便莫要親他○宗主也所宗者可以久而宗主之如孔子於衛主顏雝由則是可親之人若主癰疽瘖環則是不可親之人○愚按因不失其親如擇師友結昏姻之屬皆是

右兼言信義禮

德禮

易大傳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

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朱子曰釋謙九三爻義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

右兼言德禮

忠信

易乾九三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程子曰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朱子曰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是心中真實修辭立其誠是說處真實○忠信進德修辭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蓋取健順

之體修辭立誠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便有靜順之體○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日進而不自已如活龍然精形氣焰自有不可及者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按本做將去故以為學者事○伊川說內積忠信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問忠信所以進德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此念之不實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忠信者無一毫之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夫處何由進須是表裏皆實無一毫之偽然後有以為進德之地德方

言言言 卷之一 三三
我日新矣。○問乾之忠信與他書所謂忠信正猶夫子之忠恕與子思所謂遠道不遠之忠恕相似曰不然此非有等級也但地頭各別耳正如伊川所謂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不欺也是誠但是次於無妄耳
○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爲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地中方會日日發生若把个空殼

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忠信所以爲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立其誠誠依舊是上面忠信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身業是見之於事德則欲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問修辭也是舉一端曰言者行之表故就言上說忠信心也修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于事修於事者所以養其心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或人以修辭名齋其意主於爲文朱子告之曰易之文言於乾九

二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修治之其曰修辭豈作事之謂哉今或者以修辭而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本旨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以為文辭而已則恐其於朝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朱子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餘見後卷○或問程子所謂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何也曰盡已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驗乎外者而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故又曰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亦此之謂而加密焉耳曰程子又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曰信之為信實有之理也凡性之所謂仁義禮智皆實有而無妄者也所謂實理者是也其見於用則出於心而自盡者謂之忠以其物而無違者謂之信

而凡四端之發皆必以是為主焉所謂以人言之者是也蓋五行之氣各居一方而王一時惟土無不在故居中央而分王於四季是乃天理之本然而人之所稟以生者莫不象之此人之所以克肖天地而為萬物之靈也○忠信一也但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末存於己為忠見於物為信○發已自盡謂凡出于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循物無違謂信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

子言小循於物而無所違爾計此義崇辭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吝之聖言也

見為學章○立禮以文辭而習射者以氣基亦

主忠信

朱子曰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而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並見後篇

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
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則必忠信也
故其言為德言不行則已行則必忠信也故其行為
德行止而思動而為無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
進德哉故為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出於姑息為義不
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
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
之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墻而浮埃積沫以為基亦
沒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言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朱子曰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禮記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詳見見前

君子有夫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詳見後大學篇

聖論亦可右兼言忠信

論語善信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

朱子曰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

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者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
 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
 謂信
 克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克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
 外矣
 說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

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
 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夫可爲
 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
 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子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

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
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
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
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
聖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
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
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述下句理擴而
克之至于神則不可得而名之矣善人只是平箇渾
然好人都是可欲更無些可嫌處○問可欲之善曰
爲君仁爲臣敬爲父慈爲子孝是也○有諸已之謂

信謂真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已則不可謂之信○有
諸已韓文公所謂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有
待於外底如伊川所謂富人多寶貧子借看之喻是
也○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
之分有諸已之信屬焉一是自然一是做工夫積習
而至又曰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
說資稟好欲是別人以爲可欲有諸已之謂信是說
學○南軒曰云云人雖本有是善而爲氣習所蔽莫
之能有惟其存之久而後能實有之未有之如他人
之物有諸已而後爲已物也自是而不已焉則進乎

克實之地克實者克盛篤實也美者美在其中也美之所積者厚則光輝之所發者克塞而不可揜矣故謂之大然猶有大之可名至於大而化則大不足以名之程子謂未化者所操尺度以量物用之尙未免於有差至於化則已卽是尺度尺度卽已蓋成乎天者也若夫神則是聖人之妙人不可得而測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非聖之外復有所謂神也。問大而化之之謂聖橫渠謂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此則與易之擬議以成其變化同或說大猶有迹化謂使克實光輝者泯然無形迹之可見

竊疑與釋氏銷礙入空之說相似不知如何先生答曰孟子說化字與易之變化不同後說得之然非銷礙入空之謂更分別之自可見矣

此章言善信美大聖神凡六等今獨摘善信二字爲題者蓋善信者美大聖神之本而美大以上皆善信之積故也

右兼言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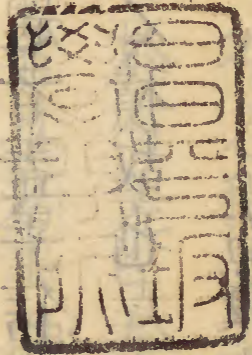
順信兼言誠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朱子曰釋大有九五爻義曰

謂之剛右兼言順信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十終

文政重印

